

晚春

闲目养神,在床上 我感到我的身体在变轻

——宁静中我看到了树木和流水,一些不开花的植物张开纤细的枝……

我感到我的身体在变轻 像晚春枝头上那些花 它们师法自然,在大地上

小麻雀之歌

一步之遥,我就能捉到你 但我放弃了,我放弃是因为 我看到了老麻雀

屋檐下,儿子站在阴影中 儿子说,抓到没有? 我忽然,想流泪 小小的麻雀呀,我是,为你

你很恐惧,你颤抖 你的翅膀是那么软,甚至 还不能飞

我们走吧,走吧,乖儿子 我给你买玩具,玩具—— 我无法解释,我此时的心情 和老麻雀的敌意

在一个朋友家写诗

写一首诗,在朋友家的客厅里 不小心,把桌上的一只茶杯打碎 那些碎片躺在地板上,棱角分明

闪着清冷的光,我感到恐惧 像一只虫子爬进了脖子。 “噢,易碎的壳,真像人类的初恋。” 女主人手脚并用,麻利地把一切 打扫干净,在我未做出反应前 她狭窄的一步裙,已消失在房 多么好的比喻呀,像把钥匙 我记忆里的黑匣子在哪里? 脑袋像失事的飞机,冒着浓烟 在时间的残骸里能打捞些什么? 我坠入八十年代的秋天 胶质状地呈现一张脸

现代诗坛

简单的诗

(五首)

简单

在泪水中微笑,在微笑中贴紧 我的身子,像火一样 烘烤,燃烧……

如今生活改变了谁? 拧断钥匙 我动荡的心,无法趋于平静 像无根飘零的游丝

“再喝一杯茶吧,我的杯子很多” 女主人不知何时站到了我的对面 菊花般的微笑,像回忆中的人物 “真的很多吗? 我在意的只是那一个” 她倒茶的手突然颤了一下 水溅出杯子,落在我的手背上 它开始很热,后来变凉。

上班

眼前,是自行车的海洋 我徒步,上班 和一片我

无法消化的思想 一袭唐装迎面走了过来 (丝绸缠满牡丹的霸气)

而另一袭是赝品,就在 街对面的发廊,她散发的肉香 火辣辣地烘烤着平顶山的心脏

尖锐着,刺伤! 刺伤! 午后的阳光 像箭

柏油路发黏,蒸气不断地上扬

我移动,迟缓。

一点一点 在你的视线中我是一只蚂蚁 懂吗? 就是一脚就能踩死的那种

公有制的大门依然敞开 爬上楼梯的累 是否还需要老牌吊扇的响 来缓解?

我麻木,像习惯注入思想 像水注入茶杯 水已溢出来了 而我不知在想些什么

早春的淮河

柳树并没有停止发芽 尽管雪下着。相反的力量 总是一一对矛盾,像夫妻

如果你有哲学家的眼光 你会进一步发现,那 风里的剪刀,是折叠的 双面刃,它一面企图割去 冬天的影子,而另一面 干脆就是燕子的尾巴 事实上,许多人 看不到这一点,空气中 仍然弥漫着雪和冷 河水一动不动,好像被什么 卡着,铁皮桥哆哆嗦嗦 支撑着几个行人的空虚 他们也许和我一样,网了 出来赏雪



黄颛高秋(国画) 杨平

诗人简介: 简单,河南宝丰人。

1994年开始写作,作品散见《人民文学》、《天涯》、《名作欣赏》、《莽原》等杂志,其诗曾入选《70后诗人诗选》、《70后诗集》、《70后诗歌档案》、《2001年中国最佳诗歌》、《2002年诗选》、《2003年诗选》、《2004年中国最佳诗歌》、《2005年中国最佳网络诗歌》、《2006年诗选》、《中国网络诗歌风暴》、《21世纪诗歌档案》等选本。



根脉相连——阿里山风光 无忌 摄影

《藏地密码4》

新书架

小说《藏地密码》的海外版权输出已逾百万。在最新一集《藏地密码4》中,剧情进展得更加深入,西藏渐渐向我们敞开了它最不为人知的一面:在西藏最荒凉最贫瘠的西部,有一个只被少数秘密守护者知道入口的隐秘之地,那就是遗失在西藏千年历史中的“密修者圣炼堂”——被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的倒悬空寺,这是密教徒专门用来修炼的地方。这十八座倒悬空寺,匪夷所思地建筑在一座身高超过千米的巨佛的手掌之

上,巨佛的身体,则全部隐藏在神秘的藏地之下。木强巴等人历经这十八座倒悬空寺,遭遇了无数诡异的事件,西藏秘密正在慢慢揭开……

《藏地密码》情节本身跌宕起伏,众多网络游戏商盯上了《藏地密码》网游改编权。《藏地密码》读起来很像“闯关”游戏,每一集都很惊险,人物的每次行动都有明确的目的,那就是找到西藏有史以来最大的秘密——关于藏传佛教的珍贵宝藏遗落在哪里……

重庆出版社出版

博客丛林

“三红一创”

马未都



我所当编辑的出版社前身是开明书店。民国时期北京出版界有三大品牌,另外两家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那两出版社的名字都特有个性,一个叫书店,一个叫书局,一个叫印书馆;不像现在,都叫出版社。开明书店解放后改名为中国青年出版社,我曾有幸成为她的一员,并为她光荣工作了十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最引以为荣的作品就是“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在我年轻的那个年代激励了多少人哪!今天的小说再也再想重现小说的历史辉煌,仅以印数而言,《红岩》印数上千万,今天的畅销小说比起“三红一创”,恐怕连尾数都不及,那当然就更别提影响力了。

由于这些小说的影响力之大,使它在历史上的地位高高在上,今天的社会恐怕没有任何艺术形式可与之媲美。我年少的时候,小说大大超出了文学的范畴,

够了,秋——毕竟盛装莅临了我们的城市。尤其难得的是,原来灰蒙蒙的天空,仿佛一夜之间被高压消防水枪冲洗过似的,湛蓝得让人难以置信,深远得使人胸襟辽阔。

如果,赶上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雨,城市的秋,一下子浓了起来。雨凉凉的和着一阵阵忽东忽西的冷冷风,让城市完全笼罩在秋的意念之中,人的想象之中了。

城市,就是这样:在人们不经意间,悄然而至;又在人们期许的目光中,变得淡然。这,反倒像极了我们心中对某种事物的愿望,或者某个人的爱,你愈是企求,你愈是无奈获得;你若是泰然,你才能感到它的存在,至少你会离希望更近些,与你爱的人的心更贴些。

秋,本身就让人们有太多回味和憧憬,即使你不在乡村——身在城市,又何妨呢?

随笔

城市的秋

魏峰

空中延伸的丛林中的孩子们,是无法感受到秋的成熟、秋的喜悦、秋的厚重,还有秋那如画一般的绚丽,以及给人以向上的信念和力量。

其实,城市的秋,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会发现也有它的不同之处。我和女儿一起俯拾一片路边法国梧桐的落叶,叶子金黄而透亮。假如,你细细抚摸它上面的道道叶脉,纵横交错间,一样散发着透穿手背的温暖。

街头路边,园林工人们正把一盆盆黄色的菊花和一些叫不上名字的花草摆成各种造型,街道两边的绿化带又被重新修剪了一番……虽然这些有些许人工雕琢的痕迹,但已足

郑州西郊的清代翰林碑林

郑州西郊须水镇孙庄村东约一公里处,原有数座砖石结构的碑楼,呈东西走向连成一道碑林建筑。当地村民称为“大碑林”。该碑林其实是一处碑林,是清德宗光绪皇帝为表彰孙庄村的翰林院编修孙钦昂父子及其家族辉煌业绩,钦批赏银六万四千两,历时四年建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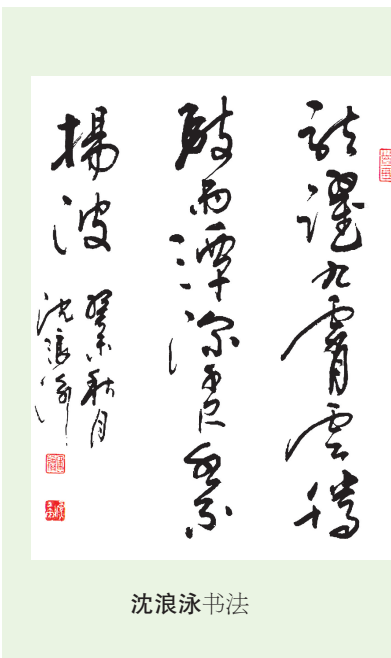
孙庄村以孙钦昂为代表的孙氏家族,在清道光五年(1825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十多年间,先后有二十余人荣任学政、道台、郎中、知府、知州、知县等朝廷官职,有七人受皇封,素有“父子双翰林,一门三进士,祖孙四拔贡”之称。因其家族政绩卓著,故清廷特为其树碑立传,以彰圣德。

整个碑林计有碑楼四座,碑刻十六通,除东边孙树之碑楼坐南向北外,其余均坐北向南,碑顶雕龙,碑座雕凤(状似乌龟,据称系龙王第九子,力大,善负重)。孙树之碑楼有石碑三通,中间一通碑的碑额上刻有“钦赐山东禹城县知县,直隶大夫孙树之”等字样,碑身刻有清武英殿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毅勇侯曾国藩撰文并书写的“孙禹城碑文”,东西两边石碑碑文分别为知县张荫桐和翰林院编修牛璋撰文书写。碑林西边是孙宗源碑楼,孙宗源碑楼东侧是孙钦昂碑楼,有大石碑五通,中间大石碑的碑额上刻有“钦赐三品衔、广西桂林

府知府、右江兵备道孙钦昂”等字样,碑楼前面方石望柱上雕刻的石狮、石猴等动物活灵活现,生动传神,形态逼真,栩栩如生。

孙钦昂碑楼东边是孙钦昂碑楼,该碑楼也是整个碑林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碑楼,也有大石碑五通,正中的硕大石碑称为圣旨碑,造型独特,碑首精雕二龙戏珠,龙身四周祥云缭绕,矗立石碑座,谓“龙首龟趺”。碑额正中刻有“钦赐二品衔、通政司资政大夫、翰林院编修、内官侍讲、福建兴泉永道孙钦昂”等字样。碑楼四角飞檐高挑,飞檐末端悬挂铜铃,风起铃摆,悦耳动听。碑楼下方四角位置,塑有周瑜、韩信、罗成、庞涓四大武将拱卫。碑文的书法艺术也各具特色,堪称一绝。其中翁同龢、曾国藩的书法笔意灵秀,端庄厚重,牛璋、赵东偕的书法则刚毅豪放,质朴雄浑。全部碑刻由著名铁笔孟昭明雕刻。文化大革命前常有书法爱好者到该碑林拓印、临摹。

令人惋惜的是,作为优秀文化遗产的该翰林碑林,首次遭劫于1958年兴修水利,村民将碑楼扒掉,将石阙和望柱拆除,仅剩光秃秃的石碑裸露于外。再次遭劫于文化大革命,石碑被变卖,墓碑被砸毁,至此,闻名当地的书法及石雕艺术珍品悉被损毁殆尽,不复存在。



沈浪泳书法

连载

22. 安嘉和不是坏人——冯远征

从很年轻的时候起,我的外形就不断地成为我演戏的阻碍。无论演什么角色,大人物或小人物,我都很难满足投资方的要求,不是太瘦,就是太丑。我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制片方最早找到的男主角人选,但是导演从剧情考虑,希望这个演员内外反差大一些,外表要高大大气,才更加衬得内心阴暗可怕。各个制片方听说男主角是我,倒是这部剧戏很有信心。

其实我接下这部戏,并不因为剧本是别人挑剩下的,而是我对安嘉和的看法和他们不太一样。我认为安嘉和不是坏人。

安嘉和打老婆,是出于一种畸形的“爱”。他的内心有可怜的一面。多年以来,我在表演中把握了一个原则:如果是大众认为的“好人”,我要找出他的缺点;如果是大众认为的“坏人”,我要找出他的优点。同样对于安嘉和,我对自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我拍戏的时候几乎不看回放,《不要和陌生人说话》2001年年底开始在国内播出,但我自己真正看这部电视剧是在2004年。那是一次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因为节目需要,在现场大屏幕放了一段《陌生人》中安嘉和打梅婷的片段。尽管现场观众已经对这一段很熟悉了,我自己却是第一次看。看了以后真难受,想哭。

回家以后,我又看了一遍,这一次,我不再单纯从感受出发,而是去体会当时自己的表演,时隔三年后我发现,我当初对这个人物的构想全部实现了,而且层次很清楚。

23. 享受“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冯远征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在全国各地引起的反响,是我始料未及的。有一年,我在北京方庄拍《在一起》,那天的戏拍完了,剧组的工作人员纷纷搬着家伙往屋里走,我一个人叉腰在楼前的台阶上站着喘口气。突然,我面前开过去一辆车,车速不算很快,奇怪的是开出100米后停住了,然后“噌”一声倒了回来,正好停在我跟前。

紧接着,车窗摇下去了,车里坐着的一个人看了我一眼,有点儿犹豫的叫了一声:“安嘉和!”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这是叫我呢,

“简书记这是……咱们都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还说这话?天下最苦的就是搞办公室的。人说办公室是大杂烩,既是大杂烩,你想想,什么滋味没有?还能有什么好日子过?哎呀,我算是在办公室待傻了,都20年了。不像你简书记,挂职回头,就脱离苦海了啊。”江主任打趣道。

简书记又笑着,说:“那能呢?回来还不是在办公室打杂?江主任你这是笑话我了。哈哈,明学书记,是吧?”

李明学点点头,道:“都别这样说了。你们都是省官,我可是个县官哪!”

简书记又说:“来,来,大家喝酒。喝酒第一,说话第二。来,喝了。”

酒喝到一半时,李明学拉着简书记,和江主任一道到旁边的包厢里说话。江主任问:“问题怎么这么复杂了?怎么搞的?关键是一开始就不能让吴大海进去?他一进去,事情不就麻烦啦?”

李明学无奈道:“我也知道。吴大海的案子是省纪委办的。不然这事就不好办啦?省纪委这一块我还不熟。何况这事一般的熟人也不摆不平。老同学啊,这个时候你不说话,谁说话?只有你了。”

简书记也不好插话,只是听着。江主任挠了挠头,说:“我知道了。我跟省纪委的柳书记说说。只要吴大海不坚持,事情就好办。还有就是湖东那边,一定得稳住。”

“这个当然。”李明学说,“湖东现在发展经济是第一大事,如果这么一折腾,人心不稳,经济怎么发展?我也急啊!不仅仅我,又然同志,还有其他的同志,都很着急!”

23 县委办公楼静静的,上午,大部分同志都出去了。特别是二楼,领导们的房间都关着。杜光辉在里面,但是,他也关着门。他一直在和小王一起,推敲县委即将出台的茶叶开发的奖励决定。如果这个文件能以一贯地执行下去,不出五年,桐山将成为全省最大的茶叶生产基地。桐山贫困山区百分之七十的农民会因此彻底告别贫穷,走上富裕之路。

小王说:“文件搞好了,就怕到时资金不到位……”

“那不会吧?这事,我已经跟林书记和岩县长反复说好了的。奖励

资金每年30万元,主要是用于以奖代补。从财政笼子里出,全部用于茶农开发基地。”杜光辉很有信心,笑着说:“只要搞了一两年,成了规矩,以后就好办了。”

“就怕杜书记走了,这事……”小王担心道。

“我走了,还有别人来。茶叶开发是个好产业,我开了个头,别人一定会坚持下去的。”杜光辉正说着,电话响了。

高玉在电话里说:“窝儿山的茶叶开发公司已经拉成框架了,想在最近几天搞一个简单的成立仪式,想请杜书记光临指导。”

杜光辉哈哈一笑:“这当然行。你就是不请我也会去的。这是好事啊,好事!什么时间?”

“你定吧。不过山里人讲究,最好定在后天吧,后天是农历的五月十八,带‘八’,吉利。”高玉说。

杜光辉稍想了想,说:“那好。本来后天我准备回省城的。那就先把你们的仪式办了吧,再走也不迟。”

高玉问:“听说县里正在出台奖励制度,定了没?”

杜光辉笑道:“看你急的。我这不正在和小王商量呢。基本定了。”

放下电话,杜光辉的心情很晴朗了。小王看着,想笑却笑不出来。这时,走廊上传来一阵吵闹的声音,小王说:“一定是上访的到了。”

“不是有信访接待室吗?”

“是有。不过,老上访的,还是往县委跑。你挡也挡不住。有时人多,一抬头就大了,只好应付。他们只找领导。所以他们一上来,往往……”小王说,“这可能是没有挡住,不知怎的,就上来了。不行我去看看?”

杜光辉点点头,小王开了门。可是,门刚一开,一群人就站在了门口,有人问:“这是书记室,这里面坐着书记。我们进去找他。”

小王急了,回头看着杜光辉。杜光辉已经站了起来,走到门边上说:“我就是副书记杜光辉,有什么事进来说吧。不过,这么多人也说不清,你们派两个代表进来吧。”

马上就有两个人进来了,这些上访者一看就是有组织的,内部已经推举了负责人。坐下后,其中一个说他们叫王有顺,另一个叫王成兵。



如果爱 冯远征 梁丹妮 著

赶紧笑着说:“哎哟,您好!”他又犹豫了一下,愤怒地说:“你以后别再打人家梅婷了!”

我说:“哎,哎,不打了,不打了。”然后一直乐乐呵呵地“目送”着他的车子走远。在那两年中,我已经习惯了这种“人人喊打”的经历。我并不委屈,相反倒有一种“幸福感”。观众们很爱安嘉和,说明我演得很真实,而“家庭暴力”这个原本不为大众熟悉的词,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理性认知。

2005年,我在东北牡丹江拍《遍地英雄》。有一天戏结束得很早,剧组的人就一起到牡丹江市里去吃晚饭。因为仍然处在“安嘉和”的敏感期,我在公共场所都会比较警惕,戴着帽子,低头直接走进包间,坐在了背对门口的位子。

那家餐馆的包间没有门,只挂了一幅珠帘。我正在吃烤肉,突然,我找出他的缺点:如果是大众认为的“坏人”,我要找出他的优点。同样对于安嘉和,我对自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我拍戏的时候几乎不看回放,《不要和陌生人说话》2001年年底开始在国内播出,但我自己真正看这部电视剧是在2004年。那是一次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因为节目需要,在现场大屏幕放了一段《陌生人》中安嘉和打梅婷的片段。尽管现场观众已经对这一段很熟悉了,我自己却是第一次看。看了以后真难受,想哭。

回家以后,我又看了一遍,这一次,我不再单纯从感受出发,而是去体会当时自己的表演,时隔三年后我发现,我当初对这个人物的构想全部实现了,而且层次很清楚。